

# 河北“反腐作家”一合病逝

## 代表作《黑脸》曾获鲁迅文学奖

12月2日,《北京文学》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在微博透露,曾因写反腐败长篇报告文学《黑脸》轰动社会并使自己名声大振的河北作家一合于11月底病逝。一合发表过多部反腐报告文学,曾获过鲁迅文学奖。他的名篇《罪与罚》曾在《燕赵都市报》连载。

杨晓升表示:“因约稿今天拨通河北报告文学作家一合(原名赵义和)手机,接电话的却是他夫人,她说一合已于11月25日去世——晴天霹雳,我一下懵了!年初我还同他通电话的呀,写过《黑脸》的他怎么会?对方说他年中查出肺癌,虽做了手术可还是走了。世事无常,人生苦短,愿一合兄走好!”

作家一合,本名赵义和,河北玉田人。196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。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长篇报告文学《黑脸》《风流》,报告文学《隐匿与搜查》《河北有个马胜利》《下访》,小说《非人三记》《未婚妻》《生死合同》等。报告文学《黑脸》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、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,长篇小说《断道》获《啄木鸟》文学奖。

一合曾任河北省纪委办公室干事、纪委研究室副主任、副厅级纪检监察员。他写“反腐作品”很有特色,他并不是僵硬地陈述案件,而是在不违背报告文学真实性的基础上采用了多种艺术手法,从而使作品生动、活泼,在

幽默风趣中达到讽刺效果。有学者表示:“作家一合把官员刻画得生动形象,清官正直、廉明、睿智,贪官既有贪欲,又有为百姓做事的意愿,形象丰满,富有‘人性化’,很有典型意义。”

被称为“河北第一秘”的李真案发后,一合曾采写《灵与肉》,用文学之笔审视腐败与犯罪心态。报告文学《罪犯与检察官》被评价为:“令人耳目为之一新,灵魂为之震动。从罪犯人性化的审讯着笔,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、道德关怀,不仅令所有虚构的模式化的反腐小说难以比肩,也是反腐报告文学的一个新突破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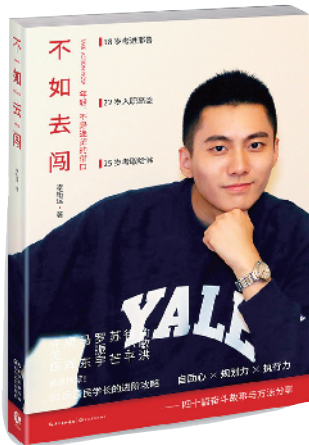
摘编自河北新闻网



作家一合(生前照)



## 励志书《不如去闯》：“90后国民学长”分享成功经验



“100天读10本书”“凌晨四点半的哈佛图书馆真的灯火通明吗?”“哈佛学生回应北大院长:与其纠结人生方向,不如定好小目标”……近期,这一系列倡议、辟谣、回应帖刷爆网络,撰文者也浮出水面,被网友奉为“90后国民学长”。这位学长叫李柘远,不仅学历高,颜值高,最近行动也颇为“高调”——出版了励志书《不如去闯》。据悉,该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,于今年12月初全国上市。

一个尚且年少的“90后”为何会为自己的第一本书起《不如去闯》这样略显老成的名字?从李柘远的书中可知,这个“90后”的人生履历丰富到很多“70后”都不能企及:

2013年,李柘远从耶鲁毕业后,入职顶级投资银行高盛公司,任投行部分分析师。2016年3月底,李柘远被哈佛商学院录取并获得奖学金,是本届中国大陆新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。他为事业骨折不“毁容”,做过现代“知青”到猪场数猪,参加过总融资额超250亿元的IPO项目,近百万年薪时急流勇退,勇闯创业关……没有背景、没有财力、成长在二线城市,李柘远却靠自己对于成功的渴求,凭借着他的自励心、行动力、规划力以及强大的意志力,虔诚地做着一名“成功使徒”。



摘编自人民网



## 《声音史》

作者:罗伟章  
出版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杨浪天赋异禀,能从声音里听出寂静,也能从寂静里听出声音。每捕捉到一种声音,他都在脑子里存放着,每过些日子,他都翻出来晒一下。风热雨冷,花开叶落,那是四季的声音;锅碗瓢盆,鸡鸣牛哞,那是生活的声音……在一个古老的村庄里,这些声音柔软绵长,将今朝和往昔,天衣无缝地接续起来。

## 《折扇》

作者:唐朝晖  
出版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在湖南江永上江圩山村里,世代流传着一种口传心授的文字——女书字,为女人所独创、独享。女书不仅是女性苦难岁月中最温柔的慰藉,同时也影响了当地婚丧嫁娶、宗教祭祀和男女老幼的日常生活。本书以非虚构的方式,以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人何艳新老人为视角,走进女书文化。

## 《汉代画像与汉代社会》

作者:宋艳萍  
出版:福建人民出版社

汉代画像是汉代人遗留的绘有图像的文物,是研究汉代历史的重要史料。本书分成汉代画像考析、汉代画像与汉代政治、汉代画像与汉代人的观念世界、汉代画像与汉代政治史观、汉代画像与汉代思想文化、汉代画像与汉代社会等章节,以汉代画像为切入点,对汉代画像与汉代社会的关系进行全面考析。



## 肖复兴新作《我们的老院》：一代人的心灵史

著名作家肖复兴新作《我们的老院》将于2017年1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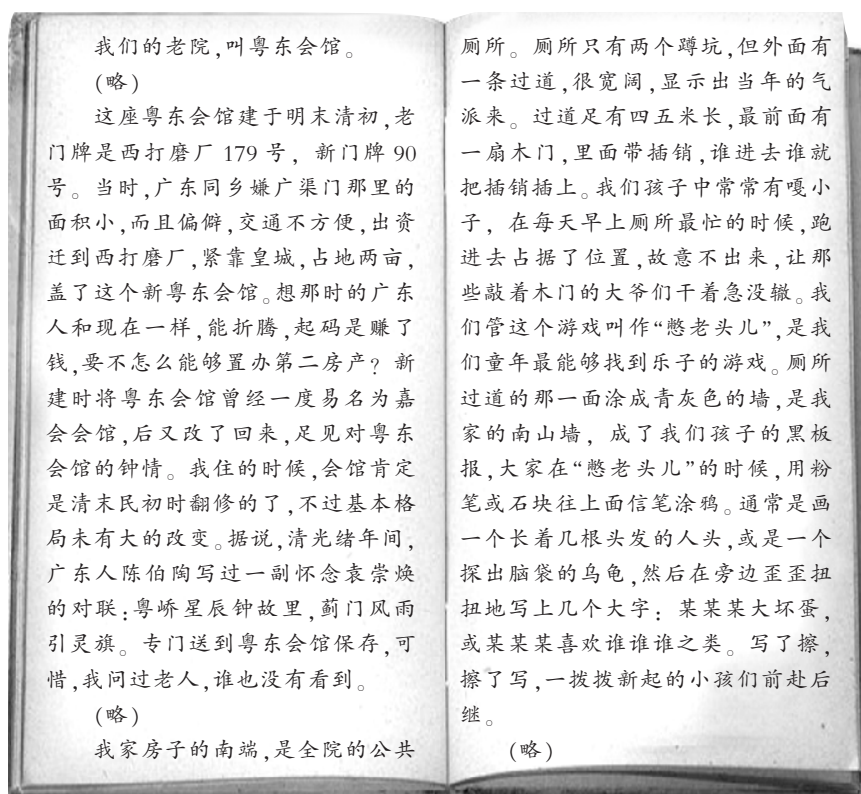
这部作品是这位饱经岁月沧桑、历尽世事浮沉的作家,在追忆逝去的青春往事时留下的又一缕人生况味。

在作品中,作者以朴实平和的文字,讲述着自己童年的无忧时光与青少年时代的阵痛与迷茫,同时也记录下了那些发生在院子里的喜怒哀乐、苦痛与忧伤。我们也得以在这个微小的生活空间中,窥见一个时代普通国人的生存风貌。如今,老院的逐渐消失引发了老北京人一种强烈的文化焦虑感,这是整座城市历史的失忆。而这部作品,正是肖复兴先生以一位知识分子的担当,对伴随几代人一起生活成长的老院进行的一次有力度、有温度的历史书写,它为人们留下了一段仅属于这座城市的心曲。

右边为《我们的老院》“前言:我们的老院小考”节选——



摘编自凤凰网



我们的老院,叫粤东会馆。  
(略)

这座粤东会馆建于明末清初,老门牌是西打磨厂179号,新门牌90号。当时,广东同乡嫌广渠门那里的面积小,而且偏僻,交通不方便,出资迁到西打磨厂,紧靠皇城,占地两亩,盖了这个新粤东会馆。想那时的广东人和现在一样,能折腾,起码是赚了钱,要不怎么能够置办第二房产?新建时将粤东会馆曾经一度易名为嘉会会馆,后又改了回来,足见对粤东会馆的钟情。我住的时候,会馆肯定是清末民初时翻修的了,不过基本格局未有大的改变。据说,清光绪年间,广东人陈伯陶写过一副怀念袁崇焕的对联:粤峤星辰钟故里,蓟门风雨引灵旗。专门送到粤东会馆保存,可惜,我问过老人,谁也没有看到。  
(略)

我家房子的南端,是全院的公共

厕所。厕所只有两个蹲坑,但外面有一条过道,很宽阔,显示出当年的气派来。过道足有四五米长,最前面有一扇木门,里面带插销,谁进去谁就把插销插上。我们孩子中常常有嘎小子,在每天早上厕所最忙的时候,跑进去占据了位置,故意不出来,让那些敲着木门的大爷们干着急没辙。我们管这个游戏叫作“憋老头儿”,是我们童年最能够找到乐子的游戏。厕所过道的那一面涂成青灰色的墙,是我家的南山墙,成了我们孩子的黑板报,大家在“憋老头儿”的时候,用粉笔或石块往上面信笔涂鸦。通常是画一个长着几根头发的人头,或是一个探出脑袋的乌龟,然后在旁边歪歪扭扭地写上几个大字:某某某大坏蛋,或某某某喜欢谁谁谁之类。写了擦,擦了写,一拨拨新起的小孩们前赴后继。  
(略)